

# 口語和書面語中漢語反身詞的分布情形與指涉關係\*

漆聯成 陳沛麒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 摘要

本文以實際的語料檢視漢語反身詞“自己”在口語和書面語使用上的實際分佈情況及其與前行語的指涉關係。研究的數據顯示：首先，無論是口語或書面語，漢語反身詞及其前行語的約束關係大都超越了句子的層次。以約束關係的範疇而言，是言談約束多於近距約束多於長距約束。其次，就單純反身詞和複合反身詞的出現頻率而言，單純反身詞在書面語的出現頻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七，而在口語中則降為百分之五十。顯示單純反身詞在口語和書面語的使用情形有顯著的差距。

## 一、前言

漢語反身詞在近幾年受到多數句法學家的熱烈討論(Tang [19][20]; Huang and Tang [9]; Cole et al. [5]; Cole and Song[6]; Battistella and Xu [1]; Li [17])。此現象導因於漢語反身詞的約束關係在表面上明顯的違反了Chomsky 的約束原則A (Binding Principle A)(Huang [13])。為了解釋漢語反身詞的長距約束現象(long-distance binding)，管束句法學家提出了漢語反身詞在不同的句法層次，例如邏輯形式(logic form)上，仍遵守局部約束(local bound)的限制。然而許多語言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反駁管束句法學

---

\* 二位作者對此研究都作了相同的貢獻。姓名的順序不表示何者的貢獻較多或較少。作者特別要感謝李櫻教授，感謝她不斷的鼓勵和指導以及在不同的階段提供重要的建議。此外，我們還要感謝兩位Rocling 的審稿者提供寶貴的意見，以及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劉淑梅，曾惠鈴，和時雪煒同學提供部份口語語料。最後，我們對於葉瑞堂先生在電腦輸入上的協助表示感謝。當然，本文的任何缺失，仍是作者的責任。

派的論證。Chen [4]從功能語法的觀點，認為漢語反身詞的約束關係是由[主題性]及[基點度]([high topicality] and [pivot])二個概念所控制。文中更指出了漢語反身詞有言談約束(discourse binding)的現象(見Chen [4])。<sup>1</sup> 語用學家Huang [11][12]則運用了新格來斯原則(Neo-Gricean Principle)來檢視漢語反身詞的功能和指涉關係。Chen [3] 也在計算語言學的範疇中討論照應詞的地位。

本文由一個全新的方式出發，以真實的口語及書面語語料，檢視漢語反身詞的實際分布情況及其與前行語(antecedent)的關係。過去無論是管束句法學家，功能句法學家或語用學家多鐘情於漢語反身詞的長距約束和指涉關係的討論，卻少有人以實際語料檢視漢語反身詞“自己”在口語和書面語的分佈和指涉情形。<sup>2</sup> 經由本文的量化統計，我們可以更了解反身詞“自己”的分布和指涉情況。藉此檢驗之前相關文獻對反身詞“自己”的討論是否朝正確的方向發展，並彌補前人研究的不足。我們相信藉由本文提出的統計數據及研究結果，將可以對漢語反身詞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且合理可行的方向，以期未來對漢語反身詞的研究有更大的貢獻。

全文共分五節。在第一節前言之後，第二節討論漢語反身詞的現象，包括反身詞種類，分佈情形，和指涉關係，而第三節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第四節是結果與討論。第五節是結論與建議。

## 二、漢語反身詞的現象

### (一) 種類

---

<sup>1</sup> Chen [4]將言談約束定義為，“自己”與其前行語並非出現在同句中，而其前行語為整段言談的主題，並且跨越了句子的層次。(The antecedent of *ziji* are not in the same sentence as the reflexive. Rather, they are topics of the whole discourse paragraph that are across not only clausal, but also sentential boundaries.)

<sup>2</sup> 見 Huang [10]與 Li [15]. Li [15]以實際書面語語料提出漢語照應詞在篇章使用上的階層性結構。

漢語有兩種反身詞，一種是單純反身詞(bare reflexive)“自己”，另一種是複合反身詞(compound reflexive)，即“{他/你/我}(們)自己”二種(湯 [21])。本文以單純反身詞做為研究重點。

## (二) 分布情形

漢語反身詞可以出現在任何名詞片語可出現的位置，茲列舉如下。

### A. 主語

(1) 我希望(我)自己去。

### B. 賓語

(2) 他瞧不起自己。

### C. 間接賓語

(3) 小明送了自己一個禮物。

### D. 名詞組主語

(4) 小華愛上了自己的同事。

### E. 介詞組賓語

(5) 李四把自己鎖在房裡。

此外，Li and Thompson (1981)還指出“自己”除了是一個反身詞之外，也可以是一個副詞。如(6):

(6) 我自己要去。

## (三) 指涉特性

漢語反身詞的特性之一就是長距約束現象。<sup>3</sup> (7)句中，“自己”的前

---

<sup>3</sup> 一般認為漢語反身詞的前行語必須是主語和有生(animate)，這就是平常熟知的主語取向(subject orientation)原則。

(i) 那件事給李四帶來了自己都意想不到的衝擊。(Kao 1993:51)

(ii) 張三告訴李四自己的過去。

在(i)句中，“那件事”非有生，故無法充當為前行語。(ii)句中的“李四”不是主詞，所以不能做為“自己”的前行語。本文暫時不討論主語取向的特性留待未來作進一步的研究。

行語可以是句中任何一個主詞。英語則無此現象，如例(8)。<sup>4</sup>

(7) 小華以為小明知道小莉喜歡自己。

(8) John thinks that Michael loves himself.

### 三、研究方法

爲了更進一步了解“自己”長距約束關係和分佈情形，我們使用真實語料，根據“自己”的分布狀況以及其前行語出現的領域做了統計，來檢驗這個現象。以下是我們的語料來源及分類標準：

#### (一) 語料來源

在口語資料部分，我們從大約一百分鐘(約三萬字)的對話錄音中(32分鐘的日常對話，45分鐘收音機節目訪談對話，及26分鐘的電視節目“女人女人”座談對話)找到62個“自己”。在書面語資料部分，我們採用1995年《大學報》五月份的第一、二、三週及四月分第四週週報，在大約五萬四千字中，我們找到119個“自己”。<sup>5</sup>

#### (二) 分類標準

##### A、複合反身詞與單純反身詞

我們的分類標準是將單純反身詞和複合反身詞分別計算，因爲複合反身詞的指涉現象異於單純反身詞。

##### B、分布狀況

我們將“自己”出現的位置分爲：(A)主語，(B)賓語，(C)間接賓語，(D)介詞組賓語，及(E)名詞組主語等五類。以本文所收集的語料舉例

---

<sup>4</sup> 底線代表相同指涉，刪除線代表非相同指涉。

<sup>5</sup> 以下的句型暫時未列入統計。如，自己管理自己，自己點給自己。Li and Thompson (1981) 將此種句型歸類爲 generic 用法故不列入討論。因爲時間限制，以至於口語語料數量與書面語數量有差距，在未來的研究中會增加更多的語料。

說明如下：

(A)主語：出現在主語位置。

(9a)而這次創作的靈感是在他上課上到一半時才想到，不過當時並沒有想出第三張圖的概念，但自己一直希望是四張卡片為一套。

(9b) 我願意．．．燈起燈落、幕升幕降，每當自己結束一個角色，再接演新戲時就是生命新里程的開始。

(9c) 對書很有感情的他，當初學得卻是醫學技術，畢業後覺得自己適合開書店。

(9d) 電腦就會幫你找出適合同學的姓名，或者是輸入自己欲查詢的星座。

(B)賓語：

(10) 自由社會是假設所有成年人都有能力照顧自己。

(C) 間接賓語：

(11) ．．．在演出前幾天會刻意減少練習，給自己多些時間思考樂曲的內涵。

(D) 介詞組賓語：

(12) 學生不要把自己當成弱勢族群。

(E) 名詞組主語：

(13) 學生已長大，已可表達自己的意見。

C、指涉關係

我們把反身詞的前行語出現的領域分為：(A) 近距約束，(B)長距約束，和(C) 言談約束三類。

(A).近距約束 (Local Binding)

指涉關係是局部控制。

(14) 他們紛紛取出自己的作品放在太陽底下曬。

## (B).長距約束 (Long-Distance Binding)

前行語和反身詞在同一句內，但在表層結構上並非受到局部控制。通常句中的主要動詞為“知道”、“表示”、“以為”、和“希望”等等。

(15)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會死。

(16) 黃議震表示這次展覽並不在炫耀自己的收藏。

## (C).言談約束 (Discourse Binding)

如果前行語出現的位置並非和反身詞在同一句內，而是在整段言談中居於主題的地位，則將此前行語歸於這一領域。我們同時也規定反身詞的句內前行語必須是名詞組或是代名詞，才作長距和近距的分析。如果離反身詞最近的前行語是空號代詞(zero anaphor)，而且此空號代詞受到整段的主題所控制，這種情況就歸於言談約束。例如：

(17) 蔣為文表示，[e1]<sub>NP</sub><sup>6</sup>當初參加學生台文促進會的泰雅營，[e2]<sub>NP</sub>看到泰雅族人母語流失的情形相當嚴重，[e3]<sub>NP</sub>有感而發，所以[e4]<sub>NP</sub>才會用台文寫下自己的心情。

在(17)句中，離“自己”最近的前行語為[e4]，從句法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近距約束的關係。但是，此前行語[e4]為空號代詞且受到此段的主題“蔣為文”的控制。而此段的主題“蔣為文”和[e1], [e2],[e3], 以及[e4]共同形成一個主題串(Topic chain)。<sup>7</sup> 此一情形即為本文所稱之言談約束。<sup>8</sup>

---

<sup>6</sup> [e]表示空號代詞。

<sup>7</sup> Li [15]指出所謂主題串是由一組關於相同主題的子句所組成。其主題出現在一段言談的首句，其後子句主語皆為空號代詞。她進一步指出空號代詞用於子句群中形成單一主題串，而代名詞標示新的主題串以貫聯言談主題。(Zero anaphora is used between clauses which form a single topic chain, while pronominal anaphora occurs to mark the beginning of a new topic chain where topic continuity is preserved.)

<sup>8</sup> 在長距和近距中也可以做主題的分析，但此一問題本文留待未來再探討。Her [8] 將言談層次和句法層次的主題加以區別定義(詳見 Her[8])。他將言談層次的主題稱 frame, 將句法層次的主題稱為 topic。句法層次的主題通常是言談層次的主題，當句法層次的主題未出現時，則通常主語佔有此言談主題的功能。本文採取 Her [8]的立場，不否認句中也有言談主題的存在。但是，在本文中，我們暫時將言談

#### 四、結果與討論

##### (一) 指涉關係

##### (A) 反身詞“自己”在書面語中的指涉關係

根據語料統計結果，共找到 104個單純反身詞及15個複合反身詞。我們將這104個單純反身詞依分類標準統計列表說明如下。表一標示實際分佈個數，表二則將數據標準化。

表一、書面語中“自己”的分佈情形和指涉關係

書面語	主語	賓語	間接賓語	介詞組賓語	名詞組主語	總和
言談約束	19	1	1	1	25	47
長距約束	11			3	6	20
近距約束		8		1	28	37
總和	30	9	1	5	59	104

表二、表一標準化

書面語	主語	賓語	間接賓語	介詞組賓語	名詞組主語	總和
言談約束	18.2%	0.9%	0.9%	0.9%	24%	45%
長距約束	10.5%			2.8%	5.7%	19%
近距約束		7.6%		0.9%	26.9%	36%
總和	28.8%	8.5%	0.9%	4.8%	56.7%	

根據表二我們發現，在書面語中反身詞與其前行語的指涉關係頻率高低依序為：

言談約束 (45%) > 近距約束 (36%) > 長距約束 (19%)

##### (B) 反身詞“自己”在口語中的指涉關係

根據語料統計結果共找到 31個單純反身詞及31個複合反身詞。我們將這31個單純反身詞依分類標準統計列表說明如下。表三標示實際分佈

---

層次的主題保留給句子以上的單位。

個數，表四則將數據標準化。

表三、口語中“自己”的分佈情形和指涉關係

口語	主語	賓語	間接賓語	介詞組賓語	名詞組主語	總和
言談約束	11	2		1	4	18
長距約束	3				1	4
近距約束		3	3		3	9
總和	14	5	3	1	8	31

表四、表三標準化

口語	主語	賓語	間接賓語	介詞組賓語	名詞組主語	總和
言談約束	35.4%	6.4%		3.2%	12.9%	58%
長距約束	9.6%				3.2%	12.9%
近距約束		9.6%	9.6%		9.6%	29.0%
總和	50%	14.2%	10.7%	3.5%	32%	

根據表四，口語中反身詞與其前行語的指涉關係頻率高低依序為：

言談約束 (58%) > 近距約束 (29%) > 長距約束 (12.9%)

根據統計結果，不論在口語或書面語，漢語反身詞的指涉關係都是以言談約束為最多。近距指涉居次。長距指涉最低。仔細檢視實際語料的長距約束關係。我們發現，長距約束關係的句子，在口語語料中有 4 句，出現比例約 12.9%；書面語語料中有 20 句，出現比例約 19%。本文研究提出二點重要的發現：第一，過去語言學家熱烈討論的長距約束現象，在實際的使用上不到二成。這顯示出漢語反身詞未來的研究方向，尚有很大的空間，例如，言談的原則。第二，值得注意與重新思考的是，先前的研究不斷以超過兩個以上局部領域的複雜長距約束關係作為討論的對象，如上述例句(7)，重述於例(18)。

(18) 小華以為小明知道小莉喜歡自己。

但是，不論在本文的口語或是書面語語料中，並未發現此種超越兩個局部領域的長距約束現象。茲舉口語例句(19)-(20)及書面與例句(21)-(26)

如下：

- (19) 你們覺得當兵前跟當兵後自己有什麼最大的收穫．．．
- (20) 所以媽媽是比較包容所有錯誤的人，所以他們如果有什麼覺得自己害羞的事情，不敢說的事情．．．
- (21) 會計系二年級的朱書毓就覺得自己做得還不錯。
- (22) 馬傳堯表示上大學學麥克筆字後自己也希望做些有創意的東西。
- (23) 中山海洋環境工程系四年級張景翔說，他並不知道自己因為沒有出席週會會被記申誡。
- (24) 另一位主持人輔仁大學大傳系新聞組二年級林立綺說，為了自己將來的飯碗問題，會更在意一些傳播生態上的問題。
- (25) 學生還可以現場報名自己動手染衣服及印製圖案，現場到處可見穿著自己成品的學生。
- (26) 他指出賽車是一項和自己競爭的活動，相較大部份參賽者在車子改裝上投下數十萬元，他只用不到五萬元改良底盤及輪胎定位．．．

語料顯示，在實際語料中的長距約束關係，不論“自己”的語法關係為何，其指涉範圍並未找到超過二個局部領域的句子，並且我們發現這些在實際使用上的長距約束關係，其反身詞與前行語的指涉關係相當明顯，不會有潛在前行語過多的現象。Xu [22] 指出漢語反身詞“自己”是個不折不扣長距離照應語，在表層結構上並不受區域性條件限制，至於選用哪個主語為其前行語，Xu [22] 並未具體指出如何選擇。然而，本文分析已經反映出語用事實。那就是，為了避免溝通時的語意歧義，及潛在前行語過多，長距約束關係在實際使用的頻率非常低。即使使用長距約束關係，指涉範圍也會在兩個局部約束範圍內，以提供明確的指涉對象。

## (二) 分佈情形

由表二得到書面語中漢語反身詞其語法關係的階層性排列為：

- (27) 名詞組主語 > 主語 > 賓語 > 介詞組賓語 > 間接賓語  
(56.7%) (28.8%) (8.5%) (4.8%) (0.9%)

由表四得到口語中漢語反身詞其語法關係的階層性排列為：

- (28) 主語 > 名詞組主語 > 賓語 > 間接賓語 > 介詞組賓語  
(50%) (32%) (14.2%) (10.7%) (3.5%)

(27)和(28)說明反身詞“自己”在口語和書面語語料中扮演不同的指涉角色及句法上的功能。比較(27)與(28)的階層性排列，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口語部份，反身詞“自己”最常以主語的語法關係身份出現，其比率高達45%。在書面語中，反身詞“自己”卻以名詞組主語的語法關係身份出現的頻率最多，高達56.7%。這說明了“自己”在口語和書面語中的確扮演了不同的功能角色。但是，相關文獻對反身詞的討論多半在於它作為一個賓語時的現象(Sells et al. [18])。根據實際語料檢測結果，漢語反身詞“自己”以賓語的身份出現的次數，卻遠遠的少於主語和名詞組主語的功能。這是漢語反身詞“自己”的一項特色。

### (三) 口語和書面語中單純反身詞和複合反身詞的比較

根據檢測結果發現，在口語中的62個“自己”，有31個單純反身詞及31個複合反身詞。在書面語中有104個單純反身詞和15個複合反身詞。我們將這個統計結果做比較，其出現頻率比較如下：

表五、單純反身詞和複合反身詞在口語和書面語中出現的頻率

	口語	書面語
單純反身詞	50%	87.3%
複合反身詞	50%	12.6%

這個統計表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書面語方面，單純反身詞出現的頻率遠比複合反身詞來得高(87.3% vs. 12.6%)。在高達87.3%的統計數字顯

示，單純反身詞“自己”是比較偏向書面語文字，這表示，書面語的語境使得單純反身詞“自己”與前行語的指涉關係較為明顯。而複合反身詞在書面語被使用的機率就非常低。但是在口語方面，單純反身詞和複合反身詞的使用頻率則是相當接近(50% vs. 50%)。這表示在口語的使用上，複合反身詞的使用有其特殊的功能。此現象透露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那就是，漢語反身詞在口語和書面語的使用上，是採取不同的原則，扮演不同的功能角色。必須分別加以探討。

口語和書面語最大的不同在於，口語是瞬間即逝。它無法像書面語一樣有文字意像的儲存，也因此說話者和書寫者勢必有不同的方式去表達及追溯一段言談中較早出現的主題。<sup>9</sup>以書面語而言，Fox [7]及Li [15]分別探討英文及中文照應詞在敘述文上呈現的篇章結構(discourse structure)。她們均發現名詞、代名詞、及空號代詞在篇章中的確有一定的階層性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以達到結合相同主題的子句群(clauses)形成主題串(topic chain)，或銜接幾個主題串形成段落(paragraph)的功能(詳見Li [15])。同時她們亦分別根據口語和書面語語料檢視發現，口語比書面語使用更多的代名詞。也就是說，在口語中需要較多的代名詞標示開始另一主題串的功用(見註七)。

這些現象說明了表五所顯示的意義。在說話時因受限於說話的即時性(spontaneity)及記憶長度，說話者和聽話者都沒有足夠的時間回想和思考。心理語言學家實驗認為，人類的說話是有一定的記憶長度。雖然確切的數字到目前尚無定論，但根據口語即時的特性，我們得以解釋口語中之所以需要較多的代名詞不斷標示其主題，甚至有贅述(redundancy)的現象：因為說話者要提供聽話者足夠的資訊，必須給予相當明確的指

---

<sup>9</sup> Chafe [2] 提出因語言處理在說話與寫字的速度不同,以及是否說話者與聽話者直接溝通與否,皆造成口語和書面語有不同的形式。

涉對象，以避免語意模糊 (ambiguity)。相較於口語的即時性，書面語有文字的儲存，能允許有較長的主題串，即使主題是在超過三到四個空號代詞引介的子句之外，讀者依然可以清楚地追溯 (refer back)，不會有混淆指涉對象的情況發生。表五的結果證明了以上論述。我們在口語語料發現複合反身詞有大量增加的現象。當代名詞+反身詞的結構出現時，說話者使用代名詞表達清楚的指涉關係，以協助聽話者掌握當下談話主題。這就是漢語反身詞的語用現象。

茲舉例說明如下：(A, B, and C 代表不同的說話者。)

(29)

- A : 1 他開始爭取他音樂的天空，  
2 也就是他覺得，  
3 我才不要你的音樂概念呢！  
4 我要的是在我的專輯裡頭呈現了我的音樂概念。
- B, C : 5 對。
- A : 6 比如說有名的例子。  
7 我們看到 George Michael，  
8 他在 Wham 時代的音樂就和後來他自己作的那個 Father  
Figure 不太一樣。
- B, C : 9 對，  
10 不一樣。

上述對話中，第七句用名詞引出新的主題對象，英國流行歌星 George Michael。第八句的主語用代名詞“他”指稱主題，隨後又用複合反身詞再次指涉主題。我們發現在書面語中可以出現空號代詞的位置，在口語中被代名詞取代，以縮短主題串的長度，表達明確的指涉關係。

## 五、結論與建議

Zribi-Hertz [23] 根據大量的書面語語料仔細檢視了英文反身詞的分佈與指涉情形。文中發現，即使是第三人稱單數反身詞(如himself/ herself)也並非全然遵守Chomsky的約束原則A，而是有超越一個句子範圍的指涉

情形。Zribi-Hertz 認為，除了結構上的限制，對英語反身詞的討論必須加上言談的原則，反身詞理論的研究才能完整。在漢語研究部份，Chen [4]和Xu [22]指出，漢語反身詞的研究應建立在言談-語用原則(discourse-pragmatic principle)加以討論。本文的量化研究更具體反應反身詞的實際使用情形，以提供漢語反身詞一個重新思考的方向。

本文利用真實的書面語和口語語料來檢驗漢語反身詞“自己”的分佈狀況以及其和前行語的指涉關係。由以上的討論可以得知，首先，無論是口語和書面語語料均顯示，反身詞的指涉範圍為：

言談約束關係 > 近距約束關係 > 長距約束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大部份反身詞研究皆鍾情的長距約束關係在實際語用的情形，其頻率不到20%。這表示過去反身詞的研究尚未能一窺全貌，在言談約束上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本文發現言談約束關係才是反映更多實際反身詞使用的現象。其次，在書面語上單純反身詞的使用佔了絕對的優勢(87.3%)。但是，在口語中單純反身詞和複合反身詞的使用頻率呈現了均勢的狀態(50% vs. 50%)。這個訊息透露出，漢語反身詞在口語和書面語中的使用情形是不同的。在口語上，複合反身詞的使用是有其絕對的意義，必須加以分開探討。過去反身詞的研究幾乎以單純反身詞在書面語中的特性為主。本文發現，由於書面語與口語在形式與溝通需要的不同(Chen [4], Fox [7], Li [15])，反身詞“自己”也有不同的使用情形，反映不同的功能角色。

本文的研究為未來漢語反身詞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以往對漢語反身詞的相關討論皆專注於單純反身詞的討論，而忽略了複合反身詞的重要性。對於漢語反身詞的探討不應僅局限在句內的長距指涉關係，而更須要探討漢語反身詞在實際使用上的分佈情形與指涉關係，對於漢語反身詞的研究才能完整。此外，除了反身詞在書面語中句法關係的討

論，其言談功能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實際使用上異於書面語的現象，都值得更進一步的探討。

### 參考書目

- [1] Battistella, Edwin and Yonghui Xu. 1990. "Remarks on the Reflexiv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28: 205-240.
- [2] Chafe, W. L. 1982. "Integration and Involvement in Speaking, Writing, and Oral Literary." Ed. Deborah, Tannen.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Exploring Orality and Literary. Norwood, New Jersey: Ablex.
- [3] Chen, Hsin-hsi. 1992. "The Transfer of Anaphors in Translation."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7: 231-238.
- [4] Chen, Ping. 1992. "The Reflexive *ziji* in Chinese: Functional vs. Formalist Approach." Research on Chinese Linguistics in Hong Kong. Ed. T. Lee. Hong Kong: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 [5] Cole, Peter et al. 1990.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of Long Distance Reflexives." Linguistic Inquiry 21: 1-21.
- [6] Cole, Peter and Li-May Sung. 1994. "Head Movement and Long-Distance Reflexives." Linguistic Inquiry 25: 355-406.
- [7] Fox, Barbara A. Discourse Structure and Anaphora: Written and Conversational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8] Her, One-Soon. 1991. "Topic as a Grammatical Function in Chinese." Lingua 84: 1-23.
- [9] Huang, C.-T. James, and Tang C.C. Jane. 1991. "The Local Nature of the Long-Distance Reflexives in Chinese." Long Distance Anaphor. Ed. Jan Ko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 [10] Huang, Shuanfan. 1992. "Getting to Know Referring Expression : Anaphora and Accessibility in Mandarin Chinese." Proceedings of Rocling V 25-52.

- [11] Huang, Yan. 1991. "A Neo-Gricean Pragmatic Theory of Anaphora."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7: 301-335.
- [12] ---. 1994. The Syntax and Pragmatics of Anaphora: A Stud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 [13] ---. 1994. "Review of Long Distance Anaphora."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2: 629-645.
- [14] Kao, Rong-rong. 1993. Grammatical Relations and Anaphoric Structures in Chinese. Taipei: Crane.
- [15] Li, Cherry Ing. 1985. Participant Anaphora in Mandarin Chinese. PH.d. Diss., Univ. of Florida.
- [16] Li, Mei-Du. 1985. Reduction and Anaphoric Relation in Chinese. PH.d. Diss., Univ.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 [17] Li, Yafei. 1993. "What Makes Long Distance Reflexives Possibl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 135-166.
- [18] Sells, Peter et al. 1986. "Reflexivization Variation: Relation Between Syntax, Semantics and Lexical Structure." Eds. M. Iida et al. Studies in Grammatical Theory and Discourse Structure: Interactions of Morphology, Syntax, and Discourse. CSLI Stanford Univ.
- [19] Tang, C.C. Jane. 1985. A Study of Reflexives in Chinese,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20] ---. 1989. "Chinese Reflexives."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7: 93-121.
- [21] 湯廷池. 1992. "漢語句法與詞法的照應詞." 清華學報 22: 301-350.
- [22] Xu, Liejong. 1993. "The Long-Distance Binding of Ziji."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123-141.
- [23] Zrib-Herbi, Ann. 1989. "Anaphor Binding and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English Reflexive Pronouns in Sentence and Discourse." Language 65: 695-727.